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四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規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_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_臣張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四十九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中之上

唐詩

琥珀

冷齋夜話曰韋應物作琥珀詩云曾為老茯苓元是寒
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舊說松液入地十年所

化令燒之尚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吳旦生曰通志云虎魄

西域傳作虎魄
蜀都賦作琥珀

中有一蜂形

色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神仙傳云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清異錄云琥珀孫松脂也

本草松脂一名
松膏一名松肪

鄭嵎津陽門詩

孔雀松殘赤琥珀注云世傳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則成琥珀

廣雅云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

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大初時如桃膠堅凝乃

成也李長吉詩桃膠迎夏香琥珀

一云桃滴入地所化又虎目光入地

化物如琥珀又龍血入地所化

金樓子云楓脂入地千歲為琥珀爾雅翼云楓脂一

名白膠香李長吉詩楓香晚花靜

博物志引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
蝦黃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
數宿既堅內着粉中佳者乃亂真矣通志云有煮青
魚枕偽為之者南蠻記云寧州沙中有折腰蜂蛸崩
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兔絲琥珀苗也

畫公

顓真子曰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此蘓州招畫公詩
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蘓州恐詩體不合

遂作古詩投之蘓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蘓州大稱賞曰幾悞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

吳旦生曰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與蘓州相倡和故作詩招之也皎然姓謝氏靈運十世孫字清畫招之稱畫公字之也嘗論僧不當以字行按古者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禮所謂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今僧棄父母屏妻子

已絕子父之道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魏鶴
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子
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
弟子也亦皆稱仲尼羅大經謂魯哀公誄孔子亦曰
尼父周益公謂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蓋
重之也觀古今士大夫贈僧詩文每稱其字者非是
陳眉公云稽山徹上人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為之
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雲溪畫能清秀稽山徹洞冰雪

字訛

韋應物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草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
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吳旦生曰此太清樓帖所刻手書也係蔡元長校鑒
自屬真本何元朗言憐草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
而黃鸝尚鳴始於性情有關今本作行作生尚作上則
於我了無干涉矣楊升菴亦云生本作行上作尚見

古法帖

歐陽永叔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
城北有一澗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至胡元瑞謂宋
人不知詩人遇興立言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
拘也

綵幟

韋應物酒肆行云銀題綵幟邀上客

吳旦生曰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斗檠
甚平而酒不售遂至於酸唐韻帘字注云酒家望子

容齋二筆云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微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瓢標帘杆唐人多咏於詩

鳧為豬肝

獨孤及酬常邵縣詩謂乘鳧為朝天子却媿豬肝累主人

吳旦生曰風俗通後漢書皆言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

令太史伺之言其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
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隻鵠焉乃詔上方諦視則四年
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
鳴聞於京師喬卒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祈禱無不
應若有犯亦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無復

聲焉

風俗通又云按左傳葉公子高忠於社稷萬民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等劫惠王以兵葉公自

葉而入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蕪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

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懼有得失所參之也何
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陳晦
伯云此皆應劭說也范書愛奇遺其通
義後人據以為縣令事矯誣抑又甚矣余觀李君實

云人知葉令王喬之舄為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
靚之履為雙燕靚在南海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
過之談論達旦始去而門無車馬之跡獨雙燕往還
人恠而問之則其雙履也以鳧屬令以燕屬守特為
拈出以丐脩詞者據此則仙靈幻跡世所常有一守
一令徵為故實亦韻事也而執葉公以証葉令之非

殊不必爾

東觀漢記云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侯之問諸子何飲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後嘗輒得仲叔恠問其子道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

輕煙

本事詩曰韓翃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為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為惡

詩韓色色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未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悞矣韋就座曰留却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

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悞矣

吳旦生曰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世謂禁火起於此然按左傳但云與母偕隱而死史記但云亡入綿上山中並無焚骸之說異苑謂子推抱樹燒死晉文伐以製屐有悲乎足下之語則誣甚矣丹陽記云龍星木之位也春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之是以寒食龍忌之禁所謂禁烟未必為子推諛也

按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為
李春將出火也今準節氣寒食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李春之初則禁火乃周制矣但周制四時變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觀春明退朝錄唐惟取榆
柳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君平詩煙散侯家蓋紀實
云

按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故君平云日暮漢宮

也然觀子美清明詩朝來新火起又家人鑽火用青
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而君平寒食即事乃云傳燭
散煙則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

按後漢書周舉傳云太原郡舊俗以介子焚骸有龍
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莫敢煙爨歲
多死者周舉為刺史作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寒去火
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桓譚新論云太原民隆冬不火食為子推也則

是寒食乃在冬中非今二三月間也琴操又謂子綏
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其說皆殊

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土以鬼神
之亡日忌北幽南越皆謂之請龍

人參

韓翃詩應是人參五葉齊

吳旦生曰續博物志高麗人參贊云三楹五葉背陽
向陰欲來求我楸樹相尋楸音賈木葉似桐甚大陰

廣參多生其陰段成式求人參詩九莖仙草真難得
五葉靈根許惠無皮襲美謝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
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極蘓東坡次韻正輔詩細斲黃
土栽三極皆用贊語也

坡自注云正輔分人參歸種
韶陽來詩本用礪字惠州無

書不見此字所出
故且从木奉和

說文作人蓂字書作藎或作蓼參李君實雜綴云人
參名人藎藎者漸漬之義以其得地氣浸漸成長如
人形故也又名人微亦微漸之意一名黃參以其得

土膏土色屬黃又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
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目大約標
其滋益於人耳海錄碎事云天狗人參也春秋斗運
樞云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
明人參不生按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
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亦可收子於十月下種如種
菜法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
之潞州紫團山與太行相連出參名紫團參即上黨

也周繇以人參遺成式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
英自紫園

擅塲

國史補曰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
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
郎不解愁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
起曰請以起姓為韻復有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
許鑄錢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為贈是會也端擅塲

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塲送丞相劉晏之巡江
淮錢起擅塲

吳旦生曰唐人讌集每賦詩必推一人擅塲此其例
也寶厯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
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兩序元白在席楊汝
士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覽
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裴令公
居守東洛宴酣索句公為破題次至汝士云昔日蘭

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遽裂之曰笙歌鼎沸
勿作冷澹生活元顧曰樂天能全其名此二則亦不
得不推擅場皇甫百泉舉高氏晦日林亭會崔劉二
詩何足與此

柳塘花塢

聖俞曰若夫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如嚴維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
乎

吳旦生曰陳隨隱亦云春物融洽人心和暢言不能盡余謂此煉第五字法也以慢字狀春水遲字狀夕陽滿前化工矣却從柳花帶出見全是三春景象則摹神在慢與遲設色在柳與花字字雅貼無可復議劉貢父詩話云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漁隱鼓話云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以論詩

拘泥至此直令千古奇致一齊抹煞惡極惡極

獨眠

顧況詩服藥不如獨自眠

吳旦生曰列仙傳彭祖

姓范云姓錢
名鏗錢音翦

云上士別牀中

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睡古今諺云服藥千裏不如一宵獨卧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顧退翁詩用此也陸放翁詩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亦此意古今說海云包宏齋恢年八十有八陪祀登

拜郊臺賈秋壑問其必有衛養之術答曰有一服九
子藥乃不傳之秘秋壑欲授其方徐徐笑曰恢喫五
十年獨睡丸

按退翁改字逋翁志尚踈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
官翁答詩云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遂

隱于茅山菖蒲潭石墨池上年九十卒吳中皆言翁

得道尸解

音假

去則獨眠之句自是神仙種子也然觀

彭鏗進雄羹於堯後隱雲母山食雲母又為商大夫

路史稱其壽七百六十七歲胡為乎更歷四十九妻
五十四子而究敗道於妖淫晚娶之鄭氏抑又何說
耶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與婦甚
疎未嘗內宿嘗云晝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撫掌大
笑然於崔陵傳載陵寵妾馮氏長且姣朝士邢子才
輩多姦之則所云內閣狗吠者何在殆與老彭之言
獨睡同一疑案矣

郎罷

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囡囡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吳旦生曰閩中風俗呼父為郎罷

罷音擺

呼子為囡

囡音

塞退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因唐世多取閩童為閹

奴故為哀囡之詞取此方言以諷焉山谷送陳少章住餘杭從蘓公詩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宋子虛詩郎罷膝陰老淚潛皆用退翁

語

北史謂父為鮮甲吳人呼父曰爸

音霸訛而為拜平聲

唐小說

爹字作箸或又為爸

音播

通鑑回紇呼父曰阿多北史

謂母為鐵弗淮南子注江淮謂母為社說文江淮之

間謂母曰媿方言南楚澤淮之間母謂之媿集韻淮

南呼母曰嫫吳俗呼母曰媿

音寐訛如理

齊人呼曰阿嬬

音迷

字又作嬬又曰嬬

音膩

字又作姝客座贅語留都呼

母曰嫫嫫字或作麼又作麼

俱音麼

羌人呼母曰妣

音姐

字又作她閩人曰郎奶

困學紀聞云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狃豸

音鴉牙

雜記注

嬰猶驚彌也孟子音義倪謂繁倪小兒也

菱蕤宛轉

顧況詩春樓不閉菱蕤鎖綠水迴通宛轉橋

吳旦生曰錄異記菱蕤鎖金樓相連屈伸在人詩話

類編云唐詩望見葳蕤舉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

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

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輿地志云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宛轉橋徘徊廊

迴廊

麴塵

西溪叢語曰劉禹錫龍墀遙望麴塵絲禮記月令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漁隱叢話曰鞠者草名花色黃遂以麴塵為鞠塵其說非是

吳旦生曰埤雅云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
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
而蠶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則鞠之花色黃固自
無論如金人劉無黨詩麴塵半著鴛鴦繡乃專言服
色也今按禹錫句乃其所作楊柳枝辭也楊巨源亦
有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乃是借色字與太白之黃
金嫩荆公之驚黃裊裊同意即作鞠塵亦通况白樂
天詩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汪彥章詩細細麴塵

波毛文錫詞垂楊低拂麴塵波亦可以水言之
吳文可詩云麴塵絲拂晴波暖是又柳與水映
滯言之矣

餽

劉賓客嘉話錄曰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馬
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
簫處云即今賣餽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餽字後輩
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韻語陽秋云禹

錫歷陽書事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

吳旦生曰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者所吹也詩簫管備舉鄭箋與周禮注同按釋文錫夕精反又音唐方言錫謂之饴凡飴謂之錫自關而東陳楚宋衛之通語也釋名錫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樊樵傳三歲獻甘醪膏錫鄴中記云并州之俗冬至一百五日為冷節作乾粥即今麥饀也

世俗每至清明以麥成林以杏酪煮為薑粥俟凝冷
裁作薄葉沃以飴若蜜而食之謂之麥糕李義山詩
粥香飴白杏花天宋子京詩簫聲吹暖賣飴天又容
甌飴粥對離中歐陽永叔詩杯盤飴粥春風冷又多
病止愁飴粥冷蘓長公詩溫風散粥飴蓋清明寒食
多用之矣

糕

聞見後錄曰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六經中無

之輒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特於九日詩中用糕字
為古今絕唱詩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資花飲鬪分曹
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吳旦生曰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資鄭箋云二
物皆粉稻黍米所為合蒸曰餌餅之曰資蓋餌即糕
也賈佩蘭說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令人長壽方餌
謂之饀或謂之粢或謂之飮或謂之飴或謂之飩歲
時記民間九日饀上置小鹿數枚號食祿高字學集

要云饌亦作糕餽稗鶴林玉露云白樂天詩移坐就
菊叢饌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唱和之時不
知曾談及此否余因攻樂天詩宜城酒似餽黏臺酒
似餽綠餽黏蓋杓如餽氣味綠黏臺則禹錫之疑字
豈倡和時亦未談及耶

山園潮打

劉禹錫金陵五題自序云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
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樂天掉頭

苦吟歎賞良久曰石頭詩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
詩人不復措辭矣

吳旦生曰張表臣述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
樂天之賞則禹錫亦不復許後人措辭矣觀東坡詩
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薩天錫登鳳凰
臺詩千古江山圍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皆落牙後
正為浪措辭也而天錫招隱首山又云千古江山圍
故國五更風雨入空城奈何復自拾其瀋耶

亥

夢得送人赴絳州詩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

吳旦生曰左傳師曠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
六身蓋離折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
二首為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為六千六百六十正
合其甲子之日數乃是七十三年也楊巨源送絳州
盧使君詩絳老問年須筭字庚公逢月要題詩李義
山贈絳臺老驛吏詩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

時人張伯雨元日詩問年書亥字獻歲出辛盤

西溪叢語載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
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
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
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
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
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

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
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蓋古之
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筭子
三個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十六百
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
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
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
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

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
曆三月有六旬同

平淮西

全唐詩話載劉禹錫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
殄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
使我為之便說用兵伐叛矣自為詩云城中晨雞喔喔
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憇之入蔡城也須史之間賊無
覺者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

見平淮之年

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禹錫稱城中二句為盡李愬之美始知二句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野客叢書云禹錫城中二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渠魁如此始知二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余詳禹錫詩中歸美李愬其沾沾自喜或有微意觀唐史云退之淮西碑多歸

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則禹錫之自許有以

也

丁用晦芝田錄云有老卒推倒淮西碑羅隱石烈士說云石烈士名孝忠嘗為李愬前驅一日熟視裴碑作力推去韻語陽秋云愬之子訟於朝憲宗使文昌別作李義山詩云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則是天子自使人拽倒

詩話東坡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余按此東坡自作蓋避

忌而托之人題耳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
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
操則此詩直是坡自況也

霓裳羽衣曲

太真外傳曰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
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帝望女兒山
時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
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

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吳旦生曰此曲攸始載者異辭如六一詩話載王建
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不知聽
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亦無風水之說
余觀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
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
州皆龜茲至也

鄭嵎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

上苦淒冷不為久留歸於天半間尚聞仙樂及上歸
記憶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
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之散序用
敬述所進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逸史云羅
公遠八月十五夜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為橋請上
同登至大城闕曰月宮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黃
庭上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諭伶
官作霓裳羽衣曲

津陽門詩注明皇錄高道傳皆云
樂法善引遊月宮唐逸史云與羅

公遠同遊異人錄
云與申天師同遊

西清詩話云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放古
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為題此自一
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
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
蓬壺事已空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
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
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

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編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韻語陽秋云白樂天答元微之歌蘓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於長歌惜元集不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纓累累佩珊珊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騁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

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
瀛霓裳羽衣摠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散
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亦可彷彿其遺意也又曰由
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若
曰玉鈎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
若曰張態李娟君莫嬾亦疑隨宜且教取又疑用二
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
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當以一人為正

夢溪筆談云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
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
好竒者為之蓋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
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
中序擘騷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
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妄也

烏衣

青瑣摭遺曰王榭金陵人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岬

見一翁一嫗皆衣皂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榭思歸復
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梁上榭招止臂上書小
紙繫其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
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榭身上有
詩云昔日相逢真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
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
有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
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吳旦生曰丹陽記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
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輿地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
宅世說王公謂吾角巾徑還烏衣金陵舊事謝鯤與
族子靈運瞻曜洪微並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謂
之烏衣游鯤詩云昔為烏衣游戚戚皆子姪禹錫所
咏蓋指江左王氏謝氏二族之盛第宅丘墟故有舊
時王謝之感若指泛海烏衣事何以言尋常百姓耶
元張思廉子夜歌云朱雀街頭雨烏衣巷口風飛來

雙燕子不入景陽宮按朱雀橋即在烏衣巷口也故
咏金陵者每連舉之

野客叢書云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
者往往誤焉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
言蓋此也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正合

輕車

劉夢得送渾大夫赴豐州詩精兵願逐李輕車

吳旦生曰漢武帝元朔五年以代相李蔡為輕車將

軍有功封樂安侯乃李廣之從弟故稱李輕車鮑昭
樂府云後逐李輕車許渾詩昔事李輕車張光弼詩
將軍須用李輕車後漢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
不巾不蓋孔叢子巾車命駕注云以衣飾車也按韻會輕牽正切疾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左師展欲與公俱輕歸輕遣
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今唐人詩皆作
平聲用似失本旨

漢壽

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
荆榛

吳旦生曰郝天挺注城在四川保寧府今廣元縣程
篁墩謂漢壽縣名在犍為

即今之
叙州府

禹貢潛水注水出

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
其中曰沫水又複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
壽縣三國史云費禕遇害于漢壽又建安五年曹操
表關某為漢壽亭侯則是漢壽為封地而亭侯為封

爵之通稱也會典稱之為壽亭侯是悞以漢為國號

而以壽亭為封地矣

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處也凡封侯初封

亭侯即秦亭長之遺

生

宋景文筆記曰晏元獻常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灤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熟不盡于前王建詩自別城中禮數生

吳旦生曰邵氏聞見後錄汪彥章詩野田無雨出龜
兆湖水得風生縠紋此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
豈不聞元獻之說耶楊升菴亦以元獻之說為信是
謝朓詩遠樹暖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
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觀生煙而知
墟余觀白樂天詩絃生管溢未堪聽熊孺登詩水生
風熟布帆新楊廡夫續食集有咏習舞云十六天魔
教已成背翻蓮掌苦嫌生夜深不管排場歇尚向燈

前蹋影行皆用此生字又蔡敬夫詩花心猶怯怯鶯
語乍生生其於疊字更峭

賓鴻

砬溪詩話曰東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
疑人未曾用及觀劉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
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又別浦鴈
賓秋更佳

吳旦生日月令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白

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
不齊如此許叔重注二鴈則以仲秋之鴈從北地中
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之鴈亦從北地中來南
之彭蠡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其子也
羽翼推弱故在後耳禮云仲秋來者為主季秋來者
為賓也

困學紀聞云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
鴈來夏小正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

鴈北

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悞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

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悞以北為來

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海為蛤小正曰九月遘

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

為句

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字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

季冬鴈北鄉小正在

正月易說在二月

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

庭

吳旦生曰舊言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良久衆疑日
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
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即以生公事
咏生公堂也余又按僧規以六時經行曰幽谷時寅
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已也
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張喬詩猶向山中禮六時
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草是也則可中本出釋語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至廬山一寺因舉此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畬田

劉夢得竹枝辭云銀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吳旦生曰談苑江南人多畬田先爇爐

爇音餽

縱火

燒草也爐火燒山界也俟經雨乃下種歷三歲土脉

竭不可復種藝但生草木復爇旁山詞林海錯云燒

田而種曰畬故野燒曰畬火

畬音留

宋西陽王子尚所

部鄆縣有畝田子尚言山湖之俗爇山封水澤山須爇
爐後種又夢得適連州作畝田詩何處好畝田團團
縵山腹下種暖灰中乘陽拆芽蘖蒼蒼一雨後苔蘚
如雲發李文饒嶺南道中詩五月畝田收火米則不
獨江南為然矣

爾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畝

羊諸反

易曰不菑

畝說文菑不耕田也从艸菑徐錯曰當言从艸从𠂔
从田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𠂔𠂔音灾則凡三歲而

不可復種蓋取畬之義也

重用字

夢得贈樂天中兩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
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

吳旦生曰夢得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為
義不同三山老人語錄云樂天寄劉詩有歎早白無
兒之語劉以此詩贈之自注二高字唐人忌重疊用
字今人則疊用字甚多楊升菴謂此類為傍犯之例

謝茂秦謂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江閣邀
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摩詰尚衣方進翠雲裘
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公重字不害為大家

東坡送江公著詩云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念人
生行樂耳自注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因按古人一
字二義往往重押如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又云音响一何悲絃悲知柱促曹子建美女篇明珠
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云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謝靈運初去郡詩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云畢
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陸士衡豫章行泛舟清川渚
遙望江山陰又云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江淹雜
體詩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云太平多歡欵飛
蓋東都門王仲宣從軍詩連舫踰萬艘帶甲十萬人
又云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至唐時效此重押者
不一而老杜之詩尤多

細腰

劉禹錫踏歌行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吳旦生曰南楚謂細腰曰嬰

音惟

野客叢書據傳曰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
有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
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
乎余觀墨子載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腸
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載莊王好細腰一國
皆有饑色當時子書不言宮中而言朝與野率有此

謬今禹錫詩作襄王亦謬

弱

文苑瀟湘曰夢得用字極謹嚴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
心猶毒杯前膽不弱弱呼關反此何謂也

吳旦生曰漢皋詩話趙總有吞舡酒膽弱之句禮部
韻不收唐韻亦無西溪叢語云集韻在山字韻音乎
關切頑也

元和脚

楊升菴曰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針垂露之體耳

吳旦生曰此劉賓客答柳儀曹詩而升菴直以為柳詩悞矣復齋謗錄云子原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

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相纈纖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歟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紀之曰肯學黃家元祐脚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義相同但手字為異耳

蔡寬夫詩話云柳子厚書跡江湘間多有其碑刻而

體不一或疑有假托其名者惟南岳彌陀和尚碑最善大抵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何如也

天中記作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故劉禹錫有此詩恐悞

石鼓

韻語陽秋云左傳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

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韓韋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

吳旦生曰帝京景物略云廟門內之石鼓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

數乃合宋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保
和殿嵌金其字陰錯錯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
取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
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
內左右列矣

揭曼碩詩孔廟頽墻下周宣石鼓
眠揭與虞同時此正大德間詩也

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臬也謂文王之鼓至
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
王而疑之歐陽脩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

王之鼓程琳董道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

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

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集古錄

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東觀餘論云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赝作

聽琴

西清詩話曰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

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言悞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言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言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脫穎孤絕不同流俗下里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言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絃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

格上聲烏能爾耶

吳旦生曰許彥周謂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
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羣忽
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
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合參二氏得琴之
理得詩之神然彥周更沈着矣

義海又論東坡聽維賢琴詩云春溫廉折亮以清絲
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

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商耳八音皆然豈獨絃也
以為坡未知琴然余觀坡之論中散琴賦云間遼故
音痺絃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敔音鮮聲也兩
絃之間遠則有敔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
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而微鳴也此豈
未知琴者

潛蚤

韓退之詩幽響泄潛蚤

吳旦生曰蜚音拱又居用切一作蜚爾雅云蟋蟀也
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蜚能帥陰陽之
悉者也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一名趣織語曰趣
織鳴嬾婦驚一名蜻蛚里語云蜻蛚鳴衣裘成方言
南楚之間謂之虺孫雜見諸書者曰吟蛩曰蛩秋曰
投機曰紡緯曰絡緯
袁瓊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
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曰王孫

蟋蟀也

帝京景物畧云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

軍諸藜草處缺墻頽屋處輒甃土石堆磊處側聽徐
行若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捺以尖草不
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捕得
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
然後以鬪促織經曰蟲生於草土者身軟磚石者體
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坑及地陽向者性劣若
是者穴辨凡促織青為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
之白為下

號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
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次也若

是者色辨首項肥腿脰長背身濶上也不及斯次反

斯下也

其號之油利捷蟹殼青棗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為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

螂形飛鈴為一等皂雞蝴蝶形香獅子為一等

若是者形辨養有飼焉有浴

焉有病用醫焉

饅魚稻撮蟲水蜘蛛區擔蟲溝紅蟲蟬白栗黃米飯食養也榨小青蟲汁

而糖調之以浴隨淨甜水以滌水養也蟲病而治之水畔紅蟲主積食蚊帶血者主冷蛆蛻廁上曰棒槌蟲主熱粉青小青蛾主鬬後自然銅浸水點者主鬬損茶薑點者主牙損童便調蚯蚓糞點者主咬傷竹蝶主氣弱蜂主身瘥醫養也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有材焉

者間試而亟蓄其銳以待鬬初鬬蟲主者各內蟲乎

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鬪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
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偽鳴與未鬪
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素其試審也蟲鬪口者勇
也鬪間者智也鬪間者俄而鬪口敵蟲弱也鬪口者
俄而鬪間敵蟲強也閔景賢觀鬪蟋蟀歌云戰勝長
鳴鳴以股主人奪來盆安堵保抱小蟲歌大武指盆
笑謂將軍府

用韻

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工於用韻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嘗與聖俞論此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跎乃天下之至工也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

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
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卑
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傍韻用蓋筆
力自足以勝之學林新編又引此謂字有通作他聲
押韻者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則謂之落耳餘冬序
錄乃云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
為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溪下田舍
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

何傍之有六一所謂傍韻就今韻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絀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予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及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計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疵議至荆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

用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老杜合漁隱叢話云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未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為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為可笑六一謂韓退之得韻寬則不復傍出退之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

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訓子

冷齋夜話曰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
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
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
吳旦生曰符讀書城南一章洪景廬謂一為公與相
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此等語乃是
覲覲富貴為可議也王荊公集四家詩亦不取此章

王彥輔云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惠
洪不識作詩頭腦稱其高出老杜之上非知詩矣胡
不觀東坡之論云退之有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
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
九持釣樞所示者皆利祿事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
云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聖賢事也余故
特標數子以折惠洪之妄

按退之子杲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

泰因殿得
瑞山車曰

金根車故用金為飾謂之金根車而為帝軫立旗竿存以從水德漢制副車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昶以為悞悉改根為銀士林嗤之豈亦貽謀之過耶然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此則愜公意矣

松竹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可為佳句野客叢書曰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前輩

謂韓退之竹影金鎖碎之語非直謂竹影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韓偓詩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鎖碎

吳旦生曰沈存中言退之城南聯句所謂金鎖碎者乃日光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可余以聯句詩佳在碎字涉詩佳在滴字二字皆善言影也然言滴則須點出月來言碎則不待點而日光自在可與解

者言之即松棚詩所云滿地金釵亦云影也蓋以金釵況松已帶迹象復云滿架則俚若論不可謂地上之影詳察上句猶是新綠蒨鬱恐架上亦是一片黑影

韓致堯詩長松夜落釵千股小港春添水半腰自是晚唐手筆如劉宗起殘菊詩深夜雪霜金鎖碎清晨風雨玉離披亦自是元人手筆

韻語陽秋云沈存中以退之金鎖碎句恨題中無日

字然杜子美詩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
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余據蘓長公外紀云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
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
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則葛常
之謂子美詩亦悞記矣遜齋閒覽云凡物因日有影
苟無日影何從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
詩江月入松餘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之破碎却

惟題中無影字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鳥名

黃玉林曰韓退之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固是二鳥名然題曰贈同遊者實有微意蓋牕已全曙鳥方喚起何其遲也日猶未西鳥已催歸何其早也豈二鳥無心不知同遊者之意乎更與我盡情而啼早喚起而遲歸可也

吳旦生曰黃魯直謂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

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楊廉夫樂府云喚起喚起東
方明隋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却司農鳥司晨鳥即
喚起也

史記歷書百草奮興姊規先凜索隱云一名催歸師
曠禽經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華陽風
俗名杜鵑玉篇布穀也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鷦鷯金
臺錄石誼未娶聞子規聲嘆曰此物催人要歸故曰
催歸

葉天經謂鳥名詩起此王勉夫謂其體自六朝觀梁
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黃魯直謂之禽言詩
梅聖俞亦有泥滑滑婆餅炙提葫蘆不如歸去之類
是也

前榮

韓退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集

吳旦生曰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退之取此而為言
也漢制攻云榮屋翼也即今之搏風言榮者與屋為

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夢溪筆談云見人為文章
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
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藝苑
雌黃云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悞矣考王元長曲水
詩序云負朝陽而撫殿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
榮為屋檐檐一名檐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
楣又謂之相集韻云屋相之兩頭起者為榮其謂之
翼則言檐宇之張如翬斯飛耳故禮記升自東榮降

自北西榮上林賦倭倭之倫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
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交四榮之
說由是而言則沈存中筆談未為確論

噤痺

韓退之鬪雞詩礫毛各噤痺怒癭爭礪磊

吳旦生曰韓致堯詩禁痺餘寒酒半醒蓋人之衝寒
而肌粟卒起曰噤痺是皆以俗語入咏耳說文痺寒
也所臻切集韻寒病也所錦切費冠卿詩入林寒痺

痒近暴雨濛濛張孟陽詩營生生愈痒愁來不可割
木華賦澎湃濞濞礧礧磊山壘注云礧磊不平貌

甜酒

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
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尊春酒甘若飴
丈人此樂無人知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以酒比飴蜜大率醇乎醇者耳
非謂好飲甜酒也子美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

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鱸樂天有戶大嫌甜酒才高咲
小詩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然余觀魯望詩酒
滴灰香似去年樂天詩燒酒初開琥珀香則似唐人
好飲灰酒赤酒又何說耶

香

漁隱叢話曰退之詩云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瀉
未停櫻桃初無香退之以香言亦是一語病

吳旦生曰竹初無香杜甫有雨洗涓涓靜風吹細細

香之句雪初無香李白有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
落春風香之句雨初無香李賀有依微香雨青氛氲
之句雲初無香盧象有雲氣香流水之句妙在不香
說香使本色之外筆補造化而漁隱乃病之我恐此
老膏肓正甚

戀嫪

韓退之詩感物增戀嫪

吳旦生曰顏師古嫪居蚪反許慎云即到反

史焘釋
文虞道

切說文嫫嫫也按倡謂游惰曰嫫嫫秦始皇九年文

信侯詐以舍人嫫嫫為宦者坐淫誅故秦俗罵淫曰
嫫嫫音滂藹士人之無行者郭璞疏云澤虞一名鷺
即嫫嫫也聲類云嫫嫫戀惜也以此鳥戀惜也澤見
人不去因名嫫澤鳥

風

韓退之瀧吏詩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風其間
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吳且生曰古本風作虱字解者悞引步兵禪虱事姚
令威言公孫鞅斬命篇云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
言寡以六蟲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蟲曰禮樂曰
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
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
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
六蟲勝其政也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蟲官也可以置之余因觀

劉勰云韓魏力政燕趙仕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退之詩定指此而言

瀧

韓退之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

吳旦生曰瀧音雙奔湍也韓子年譜載此詩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十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云韶州圖經

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驚湍急石流數百里按
武水源出郴州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為瀧劉仲章者
前為樂昌令予初以韓詩云昌樂疑其悞乃改從樂
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
如此韓詩不悞也陸放翁詩四方行役男兒事常笑
韓公賦下瀧

聯句

雲浪齋日記曰退之聯句古無此法乃自退之開闢也

吳旦生曰詩話皆言聯句自栢梁始則漢時有之何得以石鼎聯句便云退之開闢也然余攻泊宅編云聯句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為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蠓山

韓退之詩蠓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

吳旦生曰本草行義牡蠣附石而生硨磲相連如房

故名蠟房讀如阿房之房

音傍見史記

一名蠟山初生海

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蠟肉

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至則諸房皆開有小

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蠟山迷

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楊升菴載贊云海曲蠟房或

名蠟山眉渠磊砢牡牝異斑

蠟鼈

韓退之詩兩廂鋪蠟鼈

吳旦生曰說文毼毼毼之屬海錄碎事云毼毼音
瞿輸亦作氈毼杜陽編新羅進五色毼毼以籍地高
帝紀賈人毋得衣罰居例反師古注云罰織毛若今氈
毼之類

氈一作氈四愁詩美人贈我氈氈古樂府請客上
北堂坐氈及氈氈按周官掌皮供毳毛為氈氈之異
名曰毛席氈之異名曰毛褥通俗文云織毛褥謂氈
氈細者謂之氈氈出天竺大秦等國氈氈者施大床

之前小蹋床之上蹋而登床者王子猷詣邳雍州廳
事上鋪氍毹是也楊廉夫詩杪擺樹子風前落吹傷
恩公舊氍毹自注云音榻登西域毛席大床前小榻
以上香者一云氍毹恐即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
同耳渠搜出書禹貢

桃笙

復齋謾錄曰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蔡
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輦宋魏之間謂

之笙乃梧桃笙以桃竹為簞也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出紅藤簞方言謂之笙或曰蘧藤又曰行唐沈約奏彈歛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東坡何亦忘此耶

吳旦生曰方言簞與符簷原分二條郭璞解符簷云江東呼簞音韃夢溪筆談云趙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為簞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一云覆舟簞則符簷之非簞明矣復齋何得混引况東坡偶爾見遺復齋

乃欲以一二記憶與之折角耶余且廣其說于左

按說文簟竹席也釋名簟簟也布之簟然平正也尚
書顧命云敷重篾席孔安國謂桃枝竹王伯厚漢制
攷云周禮繅席次席注繅席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
若今合歡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漢有合歡
席故舉漢法況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列成文
章東觀漢記云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
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山海經云嶧冢之山囂水

之上多桃枝竹魏志云倭國有桃枝竹廣州記云廣州有桃枝竹華陽國志云竹木之賁者有桃支靈壽
荊州記云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一統志云四川保寧出桃笙即竹簾庾翼與王公書云今致桃枝
簾十枚簡文答湘東王獻簾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庾信竹杖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郭璞
江賦桃枝簾簾實繁有叢左思吳都賦笙象簾韶於筒中劉禹錫詩月露濡桃笙曾文清詩霧帳桃笙畫

寢餘梅聖俞詩桃簟冷如水劉少宣詩桃笙乘勢猷
微涼石邦彥詩藤牀桃簟多敗績成化中洪唯卿詩
一簾秋水浸桃笙天啟中許令則詩桃笙煙帳小宗
香

中州集朱師美詩葵扇風未來桃笙汗初浹蓋用子
厚語也

竹譜云桃枝竹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為席東坡云葉
如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屏理瘦骨古雋考畧云竹

性中虛桃竹獨實類於木韻語陽秋謂之慈竹言生
不離本也恐非按海錄碎事云赤玉脂桃竹也紫雲
蓋慈竹也

晉陽秋云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
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安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
蒲葵棕櫚也李義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

趁虛

柳子厚柳州峒岷詩綠荷包飯趁虛人

吳旦生曰舊言聚落相近期其旦集交易閑然其名
為虛後觀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村市為虛凡市之所
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
之為虛不亦宜乎據此則古語曰市朝滿而夕虛正
此虛字也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王荊公詩
花間人語趁朝虛黃山谷詩人集春蔬好趁虛陸放
翁詩趁虛茶額闌旗鎗馬虛中詩避社燕歸楊柳合
趁虛人散鷺鷥來嚴正卿詩趁虛人去市橋靜罷釣

翁歸溪水清至於楊孟載荷葉詩溪友裁巾幘虛人
作飯包乃用子厚語

青箱襍記云嶺南謂水津為步言步之所及也迷異
記云水際謂之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按柳
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漣凡舟可涉而上下者曰步
韓退之孔戣墓誌蕃船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又羅池
廟碑言步有新船或改步為涉謬矣上虞縣有石駝
步吳中有魚步龜步相中有靈妃步揚州有爪步洪

州有觀步鸚鵡洲對岸有炭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
金陵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有罾步即
漁人施罾處有船步即人渡船處溫庭筠詩妾住金
陵步門前朱雀航臺城妓詩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
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成原常詩紫步
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然則虛即所謂墟步
即所謂埠也

楊升菴云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鷺間山凹之地

堪為墟市者曰囂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品从頁頁頭也牛刀切今讀作臬非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杜預注囂聲也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鬪囂注鬪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市之名囂亦猶後世名市曰墟也言有人則囂無人則墟也

了歛

楊升菴曰朱子辨證柳宗元詩歛乃一聲山水綠注歛

乃一本作襖靄按歛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悞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湘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閒歌曖迺深峽裏靄迺也歛乃也皆一事但用異字耳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悞靄迺乃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

吳旦生曰黃山谷謂元次山歛乃曲歛

音襖

乃

音靄

湘中

節歌聲也次山集音注亦云棹舟之聲嘯餘譜云是漁歌張邦基以為嶺外之音非也冷齋夜話作𩇛

音襖

霽合二字書之其說益紛升菴以為歛音霽乃音禊
是矣據說文長箋云了歛船櫓搖曳聲有了歛歌譌
作乃款又倒其詞作款乃謬甚然則字當從說文而
音即當作禊霽此柳集注云一作禊霽亦有據也山
谷之於元集亦知之字作歛乃蓋俗寫之譌升菴屢
証之而實未確攻耳

字彙云篆作了象氣出之難也籀又作𠂔

國老

柳子厚詩詩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

吳旦生曰埤雅蒿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杭州小說甘草市語國老然此不可謂市語確有至理按本草云甘草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甘草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

魏志尚書郎徐邈飲醉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因白

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為
聖人濁者為賢人醉鄉日月云凡酒以色清味重而
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李太白詩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元遺山詩開尊便覺賢人
近污足寧論力士羞

高春

柳子厚詩空齋不語坐高春

吳旦生曰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頻于連石

連音

是謂下春注云尚未冥上蒙先春曰上春將欲

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姚令威引此注云虞淵地名高
春時始戌民確春時也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
春故曰下春李君實云治粟者落杵曰春日之經天
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橫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
如春者直下其杵故曰高春曰下春言日落之漸次
也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杵李義山詩紅燭近高春薛
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

或云見春
朱非也

王僧孺致仕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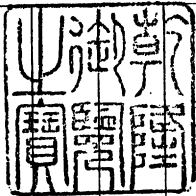
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

煙樹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
樹煙

吳旦生曰豎談稱此詩無一字不佳竹坡老人乃謂
夢中焉能見郢樹煙欲易煙以邊又以犯第二句江
邊而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此真
癡人前說不得夢也不知天下夢境極靈極幻疑假

疑真著一煙字綴之使模糊離迷於其間以夢為體
以煙為用說出一種相思况味詩人神行處也如太
白詩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蓋善說相思無如煙
樹煙草矣



歷代詩話卷四十九